

通訊處：北平市黨部街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週刊編輯處

# 國語週刊

Gwoyeu Joukan

王小航先生專號(中)

光宣語運史略

黎錦熙

國語界的先覺  
王 小 航 先 生 專 號

## 光宣語運史略

黎 錦 熙

【引言】這原來是民國十五年(1926)在平民大學講演的舊稿，現在把牠改訂幾處，增補幾段，分成兩篇，標題執行，登在這專號裏，用來敘明王小航先生當年努力奮鬥的精神，和他被當年「文士」所反對，被現在「民衆教育家」所漠視的一種盛大光輝的事業。

### 上篇：玉照官話字母的制定和推行 ——嚴修，吳汝綸，袁世凱——

玉照的官話合聲字母，正是庚子那一年(光緒二十六年，一九〇〇)在天津設書的，書中隱去姓名，自稱「蘆中窮士」，完全摹仿日本的片假名，採取漢字中的某一部分，作為字母。例如現今注音符號的「ㄨ」他作「才」，是採取「揆」字的偏旁；注音符號的「ㄨ」他作「五」，是採取「五」字的下部；注音符號的「ㄩ」他作「了」，是採取「阿」字的首筆。凡聲母五十，就叫作「字母」；韻母十二，名爲

「喉音」；合共六十二個字母。王氏字母只用雙拼法，他始終極端反對三拼法。光緒二十九年(一九〇三)，日本郵部宇之吉等來北京，請王氏門人王璞曰：「煩爲教師：官話字母數目太多，不如用三拼法以減其數。」璞以事，王氏不許。後自述其意云：「韻部未嘗親覽，故不知其學三拼較雙拼其難數倍。現傳之書，學三拼者有數月尚不能用者；雙拼則至鈍者如法習之，十餘日必可用。事，習之經驗，

不知其中甘苦。文人但爭理論以飾其說，不可與言也！」這個雙拼三拼的公案，到現在才得解決，蓋向來音韻學和平民教育家衝突的焦點就在這裏也。(王氏庚子年原稿，也有「衣」「烏」「ㄨ」三喉音(韻母)，合共十五「喉音」，不久便省成十二，因爲和「字母」(聲母)重複，故刪，並非像注音符號的「ㄨ」「ㄩ」「ㄨ」，可作三拼介母之用也。)

第一位實行官話這官話字母的，是天津嚴修(那時候他作翰林院編修)。庚子年，王氏正在凝坐，執筆審音，嚴氏便送了一部清初李光地的音韻圖給他；王氏讀了之後，才知道這個辦法并非自己冥想獨得的，乃是康熙皇帝把滿洲語「合聲」之法，叫李光地應用於漢文字音的，所以他約定名爲「官話合聲」字母」。嚴氏家裏，人人都練習得很熟；丫頭、媽子、廚子、車夫都是能看拼音官話讀的。

其次便選桐城吳汝綸，他以桐城古文老將的資望，很熱烈地宣傳這字母，自然影響很大。他宣傳的理由，却是偏重了國語統一；「國語統一」這口號，可以說是由吳汝綸叫出來的。那時候發這種字母的，大都是因爲「目不自識」之結，兼旬旬能學成，即能彼此通信，真

早神速；如光緒二十八年(一九〇二)宛不生員干璞呈請管學大臣張百熙奏准推行這種字母的呈文中，說這是使人人能讀書，人人能看報，人人能讀詔書示諭的便捷之法；大家只注意「言文一致」的好處，還沒有打起「國語統一」這塊大招牌。及到吳汝綸上書張管學大臣，才說「此音蓋是京城口聲，尤可使天下語音一律。吳氏這種感想，乃他遊日本時得到的。日人伊澤修二極力勸他提倡國語。有一天在席上指着一個薩摩人阿多對他說：「三十年前，我們對面不能通姓名，猶如貴國福建廣東人之見北京人也。然今日僕與阿多君說話已無一點差異。這不過是在薩摩地方設立師範學校，聘師範生學習國語(東京語)，歸而傳授，得此效果。」所以吳氏歸國後，便非常注意這件事。

果然，管學大臣張百熙也具有同感；光緒二十九年(一九〇三)，他和榮慶，張之洞奏定學堂章程，其學務綱要第二十六條：「各國言語，全國皆歸一致，故同國之人，其情易合，實由小學堂教字則拼音始。……茲以官音統一天下之語言，故自師範以及高等小學堂，均於國文一科內，附入「官話」一門。」那時候雖因戊戌黨案的關係，未便規定

把王照的書作課本，但「官話字母」因此就有不脛而走之勢。(光宣之交，我在湖南有優級師範，要遵章傳習官話，也用過這種字母；同學們多以為怪異。也就因爲那章沒有規定課本，致各省於官話一門，多不一律，不免發生笑話；例如福建各學堂教這門功課，一律要請駐防的漢人作教習，大約是沿襲他們從前「正音書院」的舊法罷。開首幾句話，一定是「皇上，朝廷，主子的家；我們都是奴才」。那時有一位林白水君也反對，便捉將官裏去了。)

【附注】「正音書院」也是國語運動史上應該特書的事。清雍正六年(一七二八)上諭：「……朕每引見大小臣工，凡陳奏履歷之時，惟有閩廣兩省之人，仍係鄉音，不可通曉。……赴任他省，又安能宣讀訓諭，審斷詞訟，皆歷歷清楚，而事理之貽誤多矣。……由伊等身爲編氓，亦不能明白官長之言。……但語言自幼習成，驟難更改，故必徐加訓導，庶幾歷久可通。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，轉飭所屬府州縣有司及教官，徧爲傳示，多方訓導，務使語言明白，使人通曉，

不得仍前習爲鄉音。……」故當時督撫巡撫防屬建此「正音書院」。清中葉以後漸廢弛，惟御武府城尚有之，見施鵬保閩雜記。今即湖北經浦城到湖江屬的江西二十八都，尚通行一種官話，正音書院殆與有力焉。至於廣東，如道光丙申(十七年，一八三六)長白莎彝章(字稚蕪)編刊之「正音咀華」，亦爲功令而設；梁作棟序中首言「恭讀上諭，惓惓以閩廣爲念，務期諸聲會意，矯習語音」。可說中國歷代政府，並非只顧「文章教爾曹」而全不問語言也。

給王照的「官話字母」作建議的，除嚴修與汝綸兩氏外，還有一個力量更大的，便是太子少保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。光緒二十九年(一九〇三)，直隸大學堂學生何鳳華等，向他上了一个四千來字的呈文，請他奏明皇上，頒行官話字母，設立「國語」學科，以開民智而救大局；他雖沒有據以入奏，但即刻訪督署的學校司妥擬推行辦法。他的批詞中說：「人情可與樂成，難與慮始，高明者狃於典雅之文而營爲無用，愚蠢者本無普通之識而駭爲創聞，必先引其端倪，而後可收成效。」癸卯迄今，整整的經過三十年了，不想「人情」猶尚如此！次年(一九〇四)直

該學務處通令全省歡迎學堂信習，又專設許多義塾，又派了專員經理，又撥了官款排譯書報，又定了獎勵辦法，又由督署札飭直隸提學司將官話字母加入師範及小學課程中，並在天津設立大規模的「簡字學堂」，標榜傳習。於是兩江總督周馥，盛京將軍趙爾巽，也都在省城設立「簡字學堂」，傳習官話字母，奏明立案。這都是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，一九〇六）開的事。那時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，官話字母傳播很廣，約遍於十三省的境

### 下篇：王照官話字母的更名和奮鬥 ——勞乃宣，江謙，嚴復——

勞乃宣真是王照的「同志」！他的簡字全譜是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在南京出版的。京音一譜，全依王氏。於京音五十母之外加六母，十二韻之外加三韻，為官音譜。兩江總督所辦的簡字學堂，就是用的官音譜。（這個簡字學堂，先辦師範班，兩年畢業十三次，聰明的口操京音，和北京人無異。展轉傳習，遍於江浙。端方繼任，又令江寧四十所初等學堂都設「簡字」一科，於是素不識字的婦女村保，居然一旦可以看報寫信了。）又加六十三母，十八韻，為吳音譜。又加八十三母，為閩廣音譜。合共一百十六母，二十韻，為簡字全譜，包括全屬各地方音。因為他是一位講等韻學的專家，（他的等韻一得，可以說是講等韻學最清楚最後出的書。）所以頭腦較複，想頭較大，主張也就和王氏略有異同。他把「言文一致」擺在「國語統一」之前，主張南人學官話各語學習

界，到現在還有許多人沒有忘記的。

王氏所創之「拼音官話書報社」，是光緒三十一年出獄後在保定成立的，次年移設北京；所編印的初學修身，倫理，歷史，地理，地文，植物，動物，外交等等拼音官話書，銷數到六萬多部；又刊行拼音官話報。宣統初，袁世凱倒，書報社又因觸忌被禁，官話字母也被禁止傳習（事見本傳）；幸有勞乃宣的「簡字」起而代之，換名不換實，故國語運動並沒有受到摧殘的影響。

，以便應用；學成之後，再學京音，以歸統一。這在北方自然不成問題，而在南方便出了激烈的反對派，那時上海中外日報便是反對派的代表。這報上常有人罵勞氏為分裂語言文字的罪魁，說：照他辦法，「將使中國遠於國文之治」，若要統一語言，當即「強南就北」。勞氏通聲辯護，說：照他的辦法，用不着強南就北，自能「引南歸北」；因為無論寧音與香各譜，其中都把京音一譜放了進去，所謂「以隨地增損而求變，而仍以有增無減統其向」。現在看來，勞氏這種主張，實在不錯。何者？「言文一致」，為的是普及國民的教育；「國語統一」，為的是便利國民的交通。人人是要教育的，不能說人人是要交通的。農夫樵子，實在無打官話的必要，却有讀書報增加智識之必要。後來注着字母以音者為主，也要添進增加了國音字母」，一來便利平民，便能就方言拼音；二來便利學

者，可用以調查語言，採訪方言文學；旨趣略和勞氏相同。

勞氏於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召見，他面奏西太后說明簡字的用處，太后叫他呈進。那年他恭繕一部簡字譜錄，凡五種，進呈御覽，請旨頒行天下。並請於初等小學以前增加一學年，專教簡字，先各習本地方音以期易解，次通習京音以期統一；一年畢業之後，再教漢字。並請實行強迫之令，全國人民及歲者，皆必入此簡字之學一年，不學者罪其家長。並請預頒定制，將來實行立憲，凡不識漢字而能識此簡字者，一體准作公民；又勸老五年之後，官府出示，批呈詞，皆參用此字。現在看來，那時候的國語運動家，比現今實在乾脆得多了！簡直就在漢字之外，另造一種「言文一致」的文字出來，遞承秦皇（國字統一）漢武（文圖統一）之說，更新開局，何等淋漓痛快！此摺上後，奉旨：「學部議奏」。（所以這部御覽的繕進本，現還在教育部的文書科。）誰知學部竟置諸不議不奏。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，清廷已經籌備立憲，勞氏乘勢又上一摺；奉旨仍交學部議奏。學部還是不議不奏。勞氏兩次上書學部，請其從速議奏，他可赴部備詢。學部又置之不議不奏。他於是聯合一校名流，如趙炳麟汪榮寶等，在北京發出一個「簡字研究會」，作社會的宣傳，這可以說是後來「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」的先聲。延至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，他的朋友唐景崇作學部尚書；他寫信與其建議書奏。信中说：「中國於漢字之外，別用一種主音簡易之字以爲輔助，

可信其必有此事」。唐景崇是一個極端守舊的老先生，更置諸不議不奏了。那時學部中人反對簡字，也是以分裂語言，有礙統一為理由。其實是怕簡字一行，漢文危險。

勞乃宣的「簡字運動」既厄於學部，他便改從議會下手。那時（一九一〇）資政院成立，這就是清朝預備立憲時代第一屆變相的國會，他自己是一個議員。聽說王照得到兩個名海軍護法，日嚴修，日吳汝綸。這時勞乃宣也得到兩個名流護法，日江謙，日嚴復，這兩位也是議員。江謙著了一篇小學教育改良芻議，開口第一句就說：「初等小學前三年，非主用合聲簡字語讀，則教育斷無普及之望」。這也是句很直截了當的話。那時清廷立憲，定期籌備九年，從光緒三十四年起，到宣統八年止；命各部奏報分年籌備事宜清單。學部清單中列有國語教育事項五條，要緊的是：宣統八年，檢定教員須考開「官話」；師範，中學，高小各項考試，均加「官話」一科。宣統八年就是民國五年，清廷是預備那一年普及國語的；豈料那一年竟只忙着洪憲皇帝的大典呢！不過學部只標明官話字樣。總不提及簡字。江謙便在資政院提出質問的說帖，質問學部：此項官話課本是否主「用合聲字拼合國語」？中有云：「文字之用，主音者簡易，主形者繁雜。形簡萬有，造字數萬，猶有未盡之形；音出口舌，造母數十，已盡發音之蘊。且課本無為語體，則與文殊；用音字拼合，則唇吻畢肖。若仍用形字，則各省讀之仍為方言；雖有齊讀，不效秦味！方

法既乖，效力全失。不知學部編訂此項課本時，是否主用合聲字拼合國語，以收統一之效？或用形字而旁注合聲字，以為範音之助？抑全不用音字，仍抄襲近時白話報刊例，效力有無，置之不顧？」說帖的末了還有這麼一個結句：「毋使人謂學部空言普及教育，統一國語，區區國語教育之消息而不知之。而嚴於選全國最高教育機關也！」此項質問，有議員方遠，許鼎霖，牟琳，汪榮寶，嚴復，羅傑，易宗燾，籍忠寅，陶鎔，陸宗輿等三十二人連署。同時有幾輔，江南，四川各地學界和京官等向資政院請願願行並推廣官話簡字，計陳請者五起，列名陳請者共約四百人。於是院中推嚴復作特任股員長，從事審查。審查的結果是：「謀國語教育，則不得不添設音韻文字」。「將簡字正名為「音韻」，由學部選擇修訂，奏請欽定頒行」。「音韻用法有二：一，拼合國語，以開中流以下三萬九千萬不識字者之民智，而合蒙養學回二千萬里異語民族之感情；二，矯正漢字讀音，學校課本每課生字亦須旁注音標」。「請議長會同學部具奏，請旨飭下迅速籌備施行」。嚴氏將此審查結果在議場報告，大多數贊成通過。這麼一來，學部還要想法子延宕下去，便把此案推到「中央教育會議」去公決。這個會議，正會長是張謇，副會長是張元濟和傅增湘，宣統三年（一九一〇）即辛亥年）六月才開幕。剛把這「統一國語辦法案」議決，不料又是一股惡浪，武昌起義，中華革命，風潮改變，「以前種種，譬如昨日死」，這些事都說不盡了。只有次

於是庚子以來十年間之「簡字運動」，便也戛然而止。

【附記】王小航先生所創五十二母十二韻的官話合聲字母，究竟是怎样一套東西？本專號也應有個交代。但（一）本刊第三十九，四十兩期（二十一年六月十八，二十一兩天的世界日報副刊），已有羅心恬先生的一篇「官話字母與合聲簡字」，極簡明地把牠和注音符號乃至實際音標作了幾個對照表，一看即會，不而可知；（二）本專號承錢玄同先生寫了一個三體標題，下一體就是王氏官話字母的拼音法式，一覽無遺，不學而能；因此，本專號只記事實，備史乘，不再重列字母，細談音理了。

還有一層：這篇「光宣語運史略」重在政府和社會方面；王小航先生本人的工作和環境，已詳上期「王照傳」中的，這裏概不復述了，請讀者仍注意本傳，以本傳為綱，次以本期的「光宣語運史」，再次以下期「氏二讀統史」，——這就是本專號的系統。

【附上切勘誤】「王照傳」上半面第二欄到教第七行「李煇瀛」當作「李煇瀛」；第三欄四行「上書言事」後應補「請帝奉太后出洋，自日本始」；並專於教部。」；第五欄七行「奉旨」當作「奉旨」；下半面第二欄到教第七行「入朝極溫」當作「入朝之極溫」。

據者曰：為一期登完本誌起見，將上期「王小航先生遺書簡目」所附「總述官話字母演進表」一節，移在下期補誌。